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粤西文載卷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謄録貢生臣王宫

粤西文載卷二十二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記城郭公署

全義縣復北門記

唐 柳宗元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

於怯且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閭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迴其途故塞之遵曰是非怯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於羣吏羣吏叶厥謀上於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讙舞里閭居者思止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

子徒也爲之記云

桂州新城記

宋 王安石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惟天子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畧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

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竒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事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葢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横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

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為存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為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於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

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葢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建築隆兊州記　　李彥弼

葢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中國有聖人焉靈承駿命體

道以光臨旋斡乾坤籠絡宇宙執象而天下往守樸而
萬物賓殊類稽首遐陬嚮風圖山川以爲吾疆理闢墉
壑以爲吾金湯糾種族以肩聖氓屬梯航以翔壽域茲
固其所皇宋重熙八葉聖人秉至一照太清敷皇猷霧
睿渥文聲之所陶沐義威之所駁沓薰華被夸雲潤星
暉鳳儀獸舞亘尺寸之堪輿罔不讋日月之榮光釀陰
陽之溥和鼓舞乎風霆之震薄瞻仰乎河漢之昭回者
矣夫蠢𩛠大邦載厥詩雅噬螫吾鄙創痏吾民茲浩古

所病也廼今屈膝欵塞籍疆請吏顧無驚邊而杌士廼有千城而固圉豈不端為𢦤時休謹按邕州左江化外溪峒所列州縣株蟠帶縈環接外界中聯省地如自杞寛樂馬蕃等州綴夜郎牂柯巴蜀之境西連大理南徼交趾旁介毗那遥距南詔其餘波羅壇諸蕃錯以犬牙絲以鼠穴罙探其淵而僧之凡為州縣四百五十餘區幅員幾周萬里雨皐煙蕪土壤毛沃饒桑麻穀粟之資鍼金銀銅鐵之寶彩氊毯布馬之貨𧺝蠻爵鹽砂之商

氣候得中無瘴厲嵐瘧之淫若風聲差奕有塗路言語之交通厥民以忠義信好相尚刻竹火書以爲要結然而其人常脅息茍安不能自嬉其生何耶蓋緣爪剖豆祛自相長雄狺凶獝黠更鏌干而胥魚肉洶洶匪寧厥居惟是傾心企踵仰思聖人之國願爲王者之民神宗元豐之化浹洽炎海當是時諸蠻已啓納土歸順之志聖上纉烈考之睿明恢無外之神化嶺海之裔斑斕之宗競輸誠而傒招納願入貢而即羈縻於是武經大夫

權知賓州黃遠逬政和三載閏四月抗章以鋪建闢之功條利害之源謂無染鍔拓土無俔遂乘機會揉以德意疏以利門扳而翕之酋豪靡然操銅印者五十餘枚以為贄驗經略安撫司劾狀以聞而公卿總議以謂來莫禦去勿追三代所以待四夷也彼自挈而來吾因撫而有此不忘遠無此疆之義也聖上訪道空同具茨之麓凝神蜩蜎籰獲之虛曠然以天下為度一眎而同仁廟堂之上謪道逬宗工乞言大老夾宸極而斡鴻鈞聚元精

而祀至德一心既協萬國自寧迺詔以集賢殿脩撰鄱陽程公鄰知桂州行經畧安撫司事程氏世抱忠孝為時聞家先政寶文公帥桂垂十稔威勲蕉茂羣蠻讋伏脩撰公挺竒龐闕艾之資負顯允塞淵之𦭼是為寶文公子矣遭遇聖知來繼父政光開將閫三十餘城兵民重寄端在掌握夙夜匪遑藴忠宣謀圖以報上於是詔漕臺憲司常平使者戮力僶皆以襄厥役命廣州觀察使黄璘同叅措置忠州團練使李坦専提統制衆髦並

奮據其要衝建築二州五砦畚插雲驤板杵雷動衆心
成城百雉俄踴首功於政和四年甲午之冬迄績於政
和五年乙未之春凡所録州縣鎮洞村團隘一千三百
七處丁口五十七萬四千一百餘人鼎收賦税金穀氊
馬等物每歳各以一千六百有竒為定式納土渠長各
補授印官班爵秩寵以衣襖冠帶新民繫職方籍者以
鹽綵牛酒充其犒賚聖恩涵濡逺情大震興隆山置州
賜名隆州萬松披置州賜名允州五砦以金斗鳳憐安

江思王朝天名之二屬縣以興隆萬松名之樓觀岩堯溝池濬清充實府庫開設學校去馬來牛之混同障烽亭鼓之滅卧盤石鞏固永為邊藩於戲偉哉茲豈人力葢天相之也昔伏波將軍馬文淵提軍深入極九真交趾之境聳銅柱以標漢界想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然而師老財匱僅以立功猶足以抗威稜而輝竹帛今都督程公遵廟算研將畧碧油垂陰裘輕帶緩寸兵不試斗粻無擾而飈馳席卷炎區底定豈非說禮樂敦詩書

明効耶夫中國太陽也四夷衆陰也陽動而陰趨中國腹心也四夷手足也腹心固而手足舉聖人在上四夷綏懷自為守邊此葢衆陰之順太陽手足之應心腹也大通天下一氣也聖人假以精真變以和平則狼心易慈鴞音變好混為一致還於道樞葢聖人法天天道不可知善勝故也夫有苗弗率舞干羽而格之干雖為自衛之兵未免乎執兵罷以示人也氐羌之畏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未免乎宣威以服人也崇國不庭因壘

而降之未免乎乘其壘而後降服也南征蠻荆馬鳴蕭

蕭雖動而靜旆旌悠悠不疾而速有聞無聲未免乎攘

夷狄而復境土也聖上處事法宮與道爲謀雲行而雨

施神動而天隨茲所以端拱一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

遠無不景從者與都督程公有美弗居撝謙不伐適緣

文囿博有詞人雖慚請纓之傑敢效勒銘之英抽毫進

牘以命仲宣將以揚閎休於一人垂景鑠於萬年辭曰

鴻區坱圠中運宸極樞八紘兮聖執大象旁燭霄堮爍

日星兮攝鑾括夷大同溟滓蕩無名兮聖皇睿知道通為一照大清兮南陬烜爀朱方爛兮蠻潛獠宅縯判渙兮醫陸介詪將鼂海兮皇文聖武貿徠遠兮道滂德彌鏗韶䍐舞洞炎方兮冠椎帶卉狼遷鶗革吮羶香兮卷疆曳踵警巖邊析拱天光兮遂荒駱越亘遙屏兮戈韜弧戢揉羣獷兮芒芒賮域囊土境兮天子萬齡燕龜鼎兮

桂林館記　　汪應辰

事嘗廢於所忽而人情所忽不在於大每在於細惟君子特論其所當為者而已莫知其孰為大與小也然常情所忽而或者獨察焉則世始稱以為盛德之事書稱畢公曰克勤小物詩稱仲山甫曰不侮鰥寡豈非皆以小者觀之歟踰衡湘而南靜江為一都會崇墉複宇顯敞壯麗通衢之廣衍闤闠之阜盛稱其為都會之府獨所謂傳舍者在府治之西不數十步圮垣敗屋積久不治腐者欲折欹者欲仆過者即趨懼將壓焉是豈見聞

有所不逮哉夫力或不給而致然耶蓋部使者之居皆聚此邦非有待於外也加以地在一隅達官貴人又無所為而至彼其源源而前者往往皆隸吾封部之籍不然亦要為有所求者方且奔走伺候以顧聞名於將命入不延勞去不追餞甚則行者摩肩坐者爭席而何敢以舍館未定有請於執事之人哉則傳舍之有無宜若無係於損益令建安陳公之開鎮也實始慨然以為力非不給而士或舍於隸人吾甚病之且傳舍之設置於

月令大以待部使者之按臨而其次葢將使士夫覊旅於道路者得其所安亦不以别異於吏民知所以重此皆朝廷美意其可以闕然哉於是即其舊基一新其棟宇爲堂面陽而列於左右者其位各四門之大可以方軌庭之廣可以合樂至於庖湢之所几榻之具莫不隨其處而備焉非公之用心一視無間其孰能致察於此自其一節而推之有以知事無不舉而民之均被其澤矣夫事無大小其造始與夫興廢者常難而蒙成者爲

甚易公既為其難矣則得其所甚易者當何以處之切思世之君子又將以此觀政於異日矣

桂州譙門記

尹　穡

事莫急於正其疑莫善於因其俗惟桂為廣一道都會內之二十七州與其縣之吏民外則襟帶之蠻大小以百數皆於是焉聽號令而取儀則而府之治獨設譙門而不由乃旁為小門用以出入又為樓於子城之西偏朝夕鳴鼓傳漏其上茲豈事所當然者蓋其相傳不同

常有兵火癘疫之應是以前後來者皆畏懼牽束以故譙門久廢而不果復或復之未幾而即廢紹興五年詔以尚書隴西公來帥既至顧僚屬而言曰茲門之可復吾知之矣疑不可以不正而俗亦不可以不因乃求之父老得所鑄鐵牛上為土宿之像於城北福興之佛祠沈翳莫顧而考之圖志不載其始所置立厭伏之由說者以土牛為鎮星而桂殿西南實占坤隅若土與牛皆坤德之類也意其假是神物重秘以為一方之鎮乎遂

命迎致以禮安之適有長沙黎新以易數知名召使筮焉得解之姤其辭云是謂雨偕雷天乘風難散而物遂事遇而室通利永於民思加乎公請以立春甲子日復之吉宜有雷霆風雨是其兆矣已而果然惟桂之俗事神而信卜今公之所以復斯門者以此可謂於事能正其疑而因其俗矣故民始聞之甚疑以懼相與竊竊議論至騰其說以相驚動終而聞之莫不歌舞頌公謂公既正我以疑而又惠我以俗然則斯門之復庶幾永矣

而不廢無疑矣咸請書之以告後之人於是乎書

貢院記

鮑同

郡國貢闈之興廢可以觀政之善否同轍半天下還省所歷葢有初有而廢之者矣未有亡而興之者也邦之大政莫先於取士本朝置郡國歲選於里升於鄉而養之教之三歲則羣賢而試之賓之興之於朝其養之也有學其試之也有闈豈細故哉將取而貢之則接之必以禮又其衆也會之必有所於體於事為宜而置不講

政之闕也然為政者往往輒救目前盡心力於錢穀獄訟簿書期會間至於此則不暇學雖罔敢廢視之已不為急務焉爾若貢闈則藐不省十有八九廢且亡之矣近科詔下乃卒然治故驛闢僧院因陋就寡取具一時而類皆湫隘頹闕支撑補葺不免草創疎略既非所以待士而奸弊復不禁壞亂法制熟視莫救凡今郡國能奮然有作不蹈此轍蓋甚寡而靖江往時亦無以異自置郡數百年陞府又數十年更立帥守不知幾人未有

加意者乾道二年今經略使左朝奉大夫直徽猷閣劒
津張公來領府事甫報政即懷此志而府之經費百度
皆仰漕臺財用無所從得又乏曠址可卜久未果為每
歎曰吾起諸生而弗就是役則終有愧會西城慈壽寺
火乃以學遷焉既遷則欲即舊學作之以畢前志乃與
提點刑獄滕公轉運判官姚公謀其時鹽法初復官以
鹺為市凡於此取辦乃捐鹺之以籮計者五百而公與
憲均任其飛輓之責貿鹺而取其資於是以五年十二

月鳩工以明年十月告成其地居滕仙門之西南凡為屋若干脩麗宏偉莫不快目而增氣高明爽塏可以展舒而不迫甚稱士子校藝之勇考官則為之廳為之堂而又寢息有室庖湢有處靡不至當至於諸司職守官吏若簾之內簾之外次舍咸備各有其序為役甚夥而民不知猗歟偉哉自我朝開科之盛工力之富亦不曰易而況於此乎諸從事請刻記以告來者公曰土木不足錄也士者國之重器文王以濟濟而寧且有邦之治

功與夫有司之職業孰非士為之凡今之公卿大夫鮮不由此途出是役也不可不記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夫人物鍾乎山川之秀地理陰陽之說聖人不廢焉郡之秀氣慈壽據其先舊學據其次前既以慈壽為學今又以舊學為貢闈異材將輩出矣姑記此以俟其驗

重脩古縣廳事記

何麟

古子男之為百里者入其疆田野不闢屋廬不治者謂之無政況邑居之有廳事所以行政令臨吏民其可以

一日而不葺乎然使奢者為之侈棟梁華榱題飾堊塗若瓴甓亦足以厲吾民矣故政為言正也中也其猶為屋主乎正與中而已推是道也均賦役謹朝會聽曲直決犴圄必歸於正而以中道處之何但足以觀政乎蓋亦進於德矣陳君汝霖之為古縣也景行前脩篤志遠人於臺池游宴之觀未始一經意也而獨以廳事為急公餘慮農隙民不及知而已告成邑之人咸請託焉則吾有以觀其政矣乃祖文惠公有言曰仲尼設四科而

冉有季路居政事之列二子之罷非止於是蓋十指之賢各言其所工而二子工乎政事者也遂進於四科之首則其罷詎止於百里之間哉并以予言書諸屋壁明攺

古縣為古田成化丁酉重修古田城垣廳事彭琠有記不録

重修鬱林子城記　譚景先

淳熙六年夏五月庚申寇李接起陸川聚徒數百癸卯刼調馬塲攻那南寨殺都廵檢使黨與日熾且萬人僣竊名號部分偽將相警報至鬱林官兵往討不敵而遁

太守以城不可守先事退避壬申賊襲博白繼陷鬱林甲申帥司水軍自雷州至賊踰城走乙酉賊衆長驅趨容州又趨化州兩郡城壁堅攻不能克羽書上聞天子亟命帥臣節制調發軍馬賊始分黨隊散保山險秋七月辛巳節制駐師鬱林九月壬申李接始就縛冬十月己酉朔班師計六閱月矣明年天子命朝散郎施公埤分銅虎符來守是邦慰安斯民其時餘孽尚出没山谷閭里之間煙火蕭然田疇荒蕪庾無見糧百事窘匱公

延見父老宣德布政告諭遠邇捕逆儔宥脅從未踰月責劒買牛咸就畎畝民是用安惟鬱林自至道二年徙治南流創建城壁迨今百八十餘年墉堞頹陷壕塹堙塞歲一繕修不過增甲培薄而已公鑒往事具封事聞於朝特詔帥臣計其用度以施行之公不以既請於上而自怠其事絶游宴廚傳虛浮之費計材鳩工輦石運甓後深增高悉倍於前城周二里八十步高一丈九尺為屋三百二十七間敵樓四楷譙門之樓而一新之與

夫城守之備應敵之具皆爲刱治外城濶遠上缺下陷亦加繕理且增築甕城而新其六門焉自十月丁未始事十二月甲子落成軍事推官符昌言兵馬監押趙節實督其役受成於公經理勸督不愆於素故能費約而功倍易壞而爲成自非意慮之深規模之遠何以有濟夫鬱林爲州由嶺以南亦一都會南連雷化至於瓊管西接廉欽達於橫山爲海道之蔽翼桂林之藩籬也地平廣而無險水迂迴而不深魏文侯所謂美哉山河之

固者咸萃焉以鹽利所在舟車之會巨商富賈於此聚居所賴以固者城池而已今郡城既壯樓櫓既設器械既具雖異時萬有一焉盜弄庫兵於潢池之中如寇者殆將斂袵退避之不暇又豈敢為窺闖之謀昔忠獻韓魏公知秦州也夏人鈔邊遂增廣州城厲兵以待賊訖公去不敢窺秦之塞正獻呂申公知定州也地接契丹嘗有邊患其初州城興築且四年僅成一面公曰定河之喉襟也城役其可緩乎竭力經營不期年而成今鬱

林遭賊接之所蹂與秦之夏人定之契丹為邊患者何異公之備禦不失其宜亦二公之用心也故鬱林士夫皆欲刻之堅珉景先敬叙本末使百世之下尚有考焉公毗陵人厚宗其字也明嘉靖壬戌重修施宗誼有記不錄

灌陽縣治記

趙善慶

縣固有宜陽之大曲逆之壯介通道大都為四方萬里所屬目者吏於其間銛厥芒穎以眩能名流治聲於天朝馳逐駕於官路殆如建瓴之水敷揚四達所居然也

至若附庸之邑不能什伍鄰於蠻獠僻在遐陬學士大夫率多陋其土而夷其民民亦恃陋阻其教化然則幾何而不胥為夷哉全為州窮湘源而瞰嶺右於湘部為陋灌陽又其支邑去郡且百餘里遠中土而逼猺蠻前後令長計貲者歆惕以俟去苟祿者侵欲以自朘傷紀頹綱顛仆相望連帥盱江鄧公垧念棠茇之舊思所以惠綏其民諏詢歷歲始得今令張公從龍而剏辟焉公單車至縣謁舜祠於華山之陽拜禹廟於蠏江之滸退

而歎曰是知所尊良心古意未泯也若之何使舜禹之澤不下於吾民乎入視公廨棟梁欲離呻軋作聲吏雨立於頹廊囚露坐於隳圄曰是聽政修令之地堙圮至此於從政乎何有因命撤之捐己所有得六十萬鏹士衆叶助亦如之掄材於野甓瓦於陶傭工於市公役而私酧之民用懽趨甫再閱月門庭革故廳宇鼎新廊以間計者百皆應時而具辛亥十月僝功壬子九月告成爽塏髙明閈閎楹翼咸中矩度民奔走受令於晝簾之

側吏重足一迹於軒廏之下張君豈以是炫能名於通道大都乎又豈以是緩租賦於觀察刺史乎遠民望之曰吾慈君哲父之所宅也則信之滋篤奉之益專教化號令之孚於民顧豈貿貿而來憒憒而居逡逡而去此乎噫是真能且賢矣予方以其治狀轉而上聞張乃具顛末要予記乃為直記其實而慨士大夫分量之大有不可同日語者以腴地要郡而姦利賊虐大刻於民者類以不可為藉口灌陽蕞爾邑外足貢輸内給營繕官

不知費民不知役郡邑有不可為者乎癡甿鼓腹令戸鳴琴不下堂而芘盡之宏浹於四境宜陽曲逆之大未能然而耀能名釣聲利殆智之鑿耳張君所盡道也新令尹至盡告之曰子善繼之國無小

重修義寧縣治記　　曽坑

淳祐乙巳日南至余之義邑㦯見吏民於邑治瞬息瓦解門壞中有門將壓而兩廡且墟惟瓦礫在草莽中詢邑士友以其故因為官是邑者率視官舍為郵舍肯攫

而疾走他不之恤士友乃謂敝邑褊小山多於畝且環遶皆蠻獠賦多不輸郡又督於縣救過不暇奚遑他務惟朱令尹沂力乞仙巢鍾帥書助葺治之得其請僅能成琴堂鼓樓余因思前輩謂官舍傲壞當葺以漸乃撙節務還舊觀至明年得緡錢半百量入為出且新東偏堂暫聽政斤斧方聲錢穀已罄又錙積銖累越半年而堂成因堂而樓遂集僚佐士友於其中座有進而前者曰堂與樓既新廨與廡門不可不葺余思廨乃邑令於

此臨民廡亦邑胥於此行文書門亦吏民於此出入余及瓜者僅其半不可不率作興事以貽弗克終之誚月離於畢淫潦不止壞者傾解者仆不可以一朝居而邑胥服役幾無把茅遮頭者亦願出私力以助公費余又思官取之胥胥必取之民不若捐已俸而毋為民擾乃計歸橐亦瓶儲而紙裹作不可輟亦不可怠於是悉捐之罷勉以循胥意總計之又僅可市竹木乃以朱令尹白郡之意荷帥侍郎堂董先生恤屬邑規廣而力不逮

給錢一百緡於是工勤役興而民不知真所謂隨而悅革而爭欲刻石以記其實余又思食焉不可怠其事一日不可以不葺此其心也何以文為朱令尹之修繕鍾帥書助其費連幕公記其事余之興土木實董帥侍助其費今欲記其始末亦當叩諸文名於世者未幾戊將熟余奉檄入郛且思昔人有謂不憂飢寒而憂齋居之未基者黄涪翁譏之余恐又以是而譏余因記歲月以識其欲記實之意

明嘉靖甲午增修
林元秩有記不錄

朝京館記　　趙希

寶祐五年歲在丁巳科院清源梁公均治郡之明年也為政庶勤甫及期靡廢不興猶病北門外道接行都屬湖以南之尾為廣西之口士大夫高車駟馬如織往來其有不便入城郭者莫為之寓不特此焉郡自守倅以下初到官俟朝謁率留二十里外泊民居最為非便公命理椽楊君繼烈度地營館得舊盍簪堂基建屋三重周以繚垣自門而廳旁有兩廂自廳而堂有室有庖輪

兵輝煌罷用完備扁曰朝京蓋取其北上也而今之南來賓客與官是郡者得以暇豫於入郭之次無復有前時患矣初是役也公不知費私不知役公自領事痛節浮費力檢姦欺貲得於積之羸役得於私之庸規畫於是歲之秋落成於冬初僅三月而就可不謂公敏於政而詳且悉歟嘗因是而思之自政道不古世之為吏者惟促辦於簿書獄訟期會為能視此以為不急雖廨舍朝夕竊為風雨庇猶有敝而弗葺弗理者十常八九奚

暇而之他即有異見超卓思以振㪉起廢為己任其能節用之餘庸民有作惠於往來而民不以勞者鮮矣公其賢於世吏遠矣哉矧可紀之政非一端特皆施其小者耳等而上之大厦萬間明堂一柱將為天下國家依賴固有大書特書不一書而止然於此之歲月顛末不可以無紀也於是乎書

慶遠城池記

元 羅咸

郡有城城有圖所以述古而垂後也百粤之間連城數

十惟茲郡兼兵民之任控西南之邊隸五縣覊縻十七州扼束七十二寨其俗悍鷙鯁治前乎作牧登埤擊柝日事捍禦不遑他務本年春余來幕府適丁寇亂室廬俱毀思所以輯寧之公退之暇周覽形勝稽度力用導官陂疏龍塘衆流滙於城南引漑浸注瀦為西壕溢於東闗光涵玻璃冷薄城址鑿盤石於香山寺囊括陂路甃涵竇於五通廟畜洩淫潦又自西原廟之西葺箐相土隨地髙下植以排栅繚以崇垣纚聯節比叢篁蔽虧

連絡龍溪百堵皆作人奮户趨揭敵樓十餘所叅錯其間徼廵委於倅張侯賈料具什物上沂浪浦下逮彭步延袤十里江流激湍相為首尾憑髙墉以游目則渺焉重湖巨浸接天羣峰倒影迴波成紋市廛鱗次宛在空明微茫浩蕩若隔蓬島雖武夫千羣不能超而越也先世民間窺利屢賄於官欲懇為田者輒沮其事發言盈耳是用不就余既集衆力以就緒乃進父老而問故龍江蜿蜒石磧屏列北山崇崒接九龍青鳥天門左右翔

萃此山川之清淑也馮三元以文章魁天下黎特科以及第擅當時三吴繼踵二廖聯芳或軼駕仙蹤或抗志武毅或寄迹吏隱皆生而名世沒而廟食此人物之傑出也又如清獻趙公以政事著績兗國吕公以弭盜崇勲蘇府君之節鉞威震乎殊俗黄太史之流芳清風凜然高閣雲樓以飾以備式崇明祀景行先哲又慮其久而或泯也勒之堅珉凡國有未備則載之於文文有未悉則見之於圖俾同志者咸知所考證云

靜江路屯田千戸所記

上以嶺南寇掠不常選將校屯田乘山列隊絶諸仇塞遏其逗渡靜江西南曰茶峒當寇之衝朝發而夕至郡為連絡數百里設千夫長二人視五品副一人百夫長十七人視七品副如之兵二千八十六人人授田六畆計田萬二千四百八十有奇前桂平縣達嚕噶齊塔雅克鄧忠翊校尉茶峒正千戸守其地務農訓兵芟蕪薙梗連營樹柵息樾江流作堋圳以溉潟鹵事以就緒歲克

有秋乃建候樓以伺烽警中搆涖事之廳若干楹賓僚有舍庖湢有次繚之以垣農隙則飭材閱武蒐以示禮使民知戰故皆有勇而知方居之七年猺獠屏迹耕樂其業予旣嘉君之績用有成屯之士兵請紀其事而勒之石俾後人知所效法遂摭其槪而為之紀

增築藤縣城垣記　　吴瓊

廣右之地西接八番南連交趾惟藤最為衝要蓋以其左右江東流而經其城之北繡江北流而逥其城之東

二水凑流接於東廣舟車輳集人物繁稠古城方五里自宋末歸附至今圮壊久矣至治間始有峒寇自右江乘舟出没行刼往來任守牧者每遇警急立柵隄防而已天歷己巳寇猖獗從繍江下攻陷其城殺傷軍民自後來攻一十七次縱火焚蕩民舍官廨神廟悉為煨燼至順辛未春朝列大夫三峰文侯魁來知是州下車之初首詢被陷之故慨然發憤遂集諸父老會議因古城舊制而增損之務在於不擾而辦然以本州版籍遭火

不存乃督屬邑各社農業丁口驗丁數派每十丁修築一丈立定規模傳之久遠但有損壞隨令修葺於是民皆懽喜趨役旬月之間城壘新而秋毫不擾敵樓雉堞聳漢連雲為嶺外之傑觀矣乃分布軍兵措備攻戰之具嚴加守禦至於四境亦設酋目官給旗號法令嚴明隊伍整肅壬申二月初三日寇有四百餘徒乘舟至城西門侯乃將帥軍士赴敵殺獲旗頭蘇為等三名射傷頗衆又分攻東南二門城中策禦謹密寇各散退向梧

而去是歲五六月間寇數次往來皆潛蹤而過不能為害癸酉正月二十七日有寇千餘徒乘船百餘艘是夜艤於城之兩岸見城守嚴備不敢向邇下梧攻刼封肇諸邑殺戮軍民横屍蔽江至二月初十日從州北潛地而回於是州人益感侯之功而遠方商旅鄰郡士庶扶老攜幼而來託者如歸焉侯乃西郡世家顯仕於朝自負覊望出守於藤適際蠻寇作孽嶺外二廣海北三道多罹其害獨藤城殘破之餘得侯為完修蠻寇避不敢

犯譬猶回狂瀾於既倒矻砥柱於中流焉信其難矣其他豐功盛德形於歌頌登於篇章於此略之可也茲以藤人父老備修城之蹟徵言書之於石予嘉是事而敬公之德遂為之記

陽朔縣署東向記　　鐳如孫

至正二十七年冬十月陽朔父老唐子良儒蘇子運昌偕士庶等來謁於庭相告曰邑監南明安溥化侯十有餘年於茲政治浹洽遠邇向化猶切民誼每議署所盤

向為病必一釐之厥心斯慰按吳武陵記縣本漢始安郡地隋改今名朔北方為復卦陽象東方三陽是為一陽復而三陽泰自非而東山水宜然故古署所邑門皆東向令良吏肅民淳科目代不乏人三紀宴如也宋開寶間彭令始取塗便而南之入元以來未之有改吏治民俗人才日益偷壞寇盜日更滋熾雖曰世道亦山水致然侯下車初首病此矣掣肘多故未遑改復今年七月南臺巡察掾瓚梁君禹錫道經登覽目其山水秀萃

於東契侯夙心即延父老於庭議所以釐之衆謝曰唯
侯便我唯侯是從侯首捐俸倡之士民協志奮力鳩工
庀材首新譙樓門徑次堂宇悉撤而東向焕然一新吏
署玆所一目朝陽莫不懷想傾葵益嚴對越偉矣哉此
舉也嗟乎天下事無難為惟狃於故常忍病民者恒致
骪愒懸開慶逮今百二十餘年矣必侯而始布置之侯
視邑猶家愛民如子彼所宅弗利唯恐病其子孫為民
父母知署所不利民而狃故偷安不為一處置何愛民

不如愛子也侯久有是心必至於今始得為之豈非為政在人而成功有時哉侯字德誠世為濟陰宦族縣善國言為南臺書寫歷今任為記

陽朔縣鼎建西城記　曹師孔

昔吴武陵記陽朔廳壁羣山發海嶠頓伏騰走數千里會衡巫諸山於陽朔孤崖絶巘森聳駢植勢險形處千人守之十萬不能攻信斯言壯哉縣也夫何近年猺獠竊發屢攻陽朔幾不能存在令之賢否何如耳至正丁

玄北庭明安縣淅洪二省掾吏受命宰邑乃辨方隅築郛郭審度面勢自都利峰繞於鑑山引東皞之水跨雙月之溪下瞰灕江伐石紀功隨地制宜雉堞樓櫓屹若雲矗延袤數里闊六尺厚七尺高丈有三尺旁開八門圜串週迴旁通曲達女牆伏矢敵樓避身鳴鐸屬橐聲息相應侯之用心勤矣哉俾舊政皆若是則寇掠孰敢窺覬後之來者繼葺弗墜則民可安堵矣落成教諭劉觀狀其事求文以志諸石且曰公廉使蘇爾齊之孫御

史特爾格之子敏歷省憲清節遠誼表表自著其為斯舉不勞於民弗藉於吏身董其役以至迄事三閱月羽檄紛馳乎鄰境兵卒日調於大藩侯得以優遊琴韻適興種花理庠序之絃歌課農桑於畎畝嶺表連城列郡侯得以最閒曷可不記以告將來者

修築貴州城記　　鄒魯

至正十二年侯君文卿為貴州幕不三月政和而理成文卿復進父老士庶與之永圖曰裸裼而戰可乎曰不

可也都鄙郡邑以囿生民聚民非城弗可也城弗完豈爾民之安哉由前至今貴爲鉅州賓象潯藤疆土犬牙谿猺峒獠旦發夕至州城不治殆將百年日月受敵數傾於陷吾爲若等倡將大修之衆喜且謝曰是足以保我子孫黎民國家人社之利也請具畚鍤以從侯君則出私帑傭軍民築城以衛民於是趨事子來執功雲赴君又禱於北山之神得古石塜數千室於近郊砌壘有餘陶冶無費焉版築之役則城中之民第其物力而分

築之不給則又以己帑相之城高十尺有竒上為女牆五尺有竒土石填實灰液膠固周圍二萬餘尺南距大江三面濬池深丈餘城上之屋凡千間東北西北二隅東西二門凡為戰樓五崇二丈則四方之民驗其田賦而分構之工無重科人無餘力瓦木堅好以永弗壞君所築之處復作二樓其髙廣如東西二門東南曰朝陽西南曰江月皆君所自建也東西門之外各為牆斗折内鄉以拒衝斥南門之外東西又各為石門門有敵樓

列巨栅屯兵義合守之商廬賈肆鱗列蟻傅焉城完乃
籍居人占其所築之地分布防禦民以為便是役也經
始於是歲之六月訖功於明年之二月君與弟信卿日
廵行城上董治工役諭民以理作者千人不加一梏而
自勸於是均土析基覆屋以瓦民始奠居而知有生之
樂矣州學正臨川陳復伯禮耆士楊榮祖等與父兄子
弟既落其成乃相帥為狀託潯州從事林君茂卿求文
以記之余聞君之為州幕政蹟昭灼凡所備寇周防為

生民計者莫不盡竭其心焉方城之未完也歲八月戊午賊至萬塘君即捐貲募勇士身先士卒擒其酋黨八人斬五人明年五月庚午至於癸酉七月丁卯至於己巳賊皆數千人犯城壁君與弟信卿帥義兵出門連日逆戰旦暮五六合摧鋒陷敵敗退奔逐北殺獲無算於是廣西海北二司薦剡交致遣使亟鎮焉至若出積斂以給民興學校以勸士均賦役去宄暴復流亡決淹滯又不可一二數非其心忠以仁其志果以達而其天質

之美有以異於人烏能成其功業若是之盛哉於戲世之為卿相列方岳為國勲戚為時名臣尊爵禄而都顯寵者可勝歎哉逦者烏合蚋集之徒竊發淮蔡閩肉食而桓圭者委城郭如敝屣曾不少顧恤視之為可以少愧矣況嶺南去天萬里吏於其土者率自諉遠宦以王事為僨市視公宇為逆旅汲汲焉漁獵其民豐其家室不饜又安有割己俸以為城捐軀命以禦暴盡忠報上若此其至者也坐省府鎮藩維者如彼而況於一郡之

幕佐乎若君者誠所謂求十一於千百也使君居廊廟贊出納用足以究才位足以滿德其功業又當何如耶雖然有德者必食其報余於貴之士民望之余聞州有紫水出則為守佐之應君視事之初泉感沸出城下噫石發於郊泉瑞於郭非人力之所至也賢者之獲於天蓋如是夫君名元采文卿其字也信卿名元忠其先中原人宦遊桂林因家焉

桂州新城記　　楊子春

廣西古南粤地當楚粤之交秦漢為旁郡史祿開鑿靈渠漕運乃通歷代更革不一隋廢始安郡為桂州總管府仍置使唐因其舊尋改大都督府後又升為節鎮宋置經畧安撫司國家混一寰宇建元帥府廉訪司以糾劾一道稽之分野則唐僧一行宋蘇文忠公諸説以湘南為鶉尾之次桂林當軫十一度其論乃有所據我朝承平百年蠻夷率服城池稍以廢弛至正十有一年監憲額爾濟訥憲副是邦明年淮右盜起湖廣不守遂入

湘南衡永皆讋嶺表震動公諭衆曰八桂根本一十六州國保於民民保於城乃議建築城池以爲設險守國之要遂捐俸於官貿易海䱇積以歲月息倍至萬經制之費皆出於此以至正十六年冬十月甲子鳩工軍民就役者五千餘人自北而東由南而西城廣袤三千七百丈監築官吏分命督役鑿石於山督工吏士九千二百餘人計日取石皆有數工匠及軍民充夫役者日給鹽折錢一百文廩米三升凡城内外自頂至踵皆砌以

大石瀋米為膏煉石為灰擣如墐泥塗澤其中城內廂皆砌石三重基址堅厚自下樹石櫛比而上端方周正文理緻密繚繞周迴一十餘里起於東北竇積山連風洞因山為城增卑益高築女牆建睥睨各數十餘丈東為就日門又東為癸水門又為行春門又正東為東江門正南為安遠門為通明門左為掖門以達東江門又南為小南門又西為麗澤門為西城門西北為寶賢門正北為迎恩門為安定門為拱宸門為鎮嶺門城門皆

建樓閣設闉闍其最大者為逍遥樓下各為磴道以便登涉團敵為臺者三十九臺上建樓樓皆外向以便觀覽團敵之中又其大者建雄邊樓城門樓閣其高廣又倍之守城吏士為周廬五十三所以庇風雨城上壘陴外向皆有箭眼内亦設女牆以防隧佚城之顛面皆砌以磚石其平如砥外築闌馬牆以護城輪奐一新雉堞相望流水縈帶羣山聳立長虹夭矯煙雲相連誠一道之偉觀也肇基於至正丙申之冬竣事於庚子之秋凡

一歲耕穫之時休暇息力以實計之四年而克成厥事其勤可謂至矣誠以丈計三千七百有奇髙二丈有奇濶三丈有奇以丈計當用之石一千餘枚為石三百一十萬八千有奇攻石之工以石數之六十三萬五千五百有奇軍民夫役之在官者以日數之一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有奇城臺之樓以間數之一百七十五楹有奇竹木之數計百餘萬灰與米和而為膏計米四千八百五十石有奇灰以石計三十餘萬有奇瓴甓之數三

千萬有奇金錢之用以斤計一十萬三千八百有奇財用之廣鹽以引計九千九百有奇折緡錢三十九萬一千七百有奇軍民之役於官者傭稍為米三萬一千七百二十石有奇犒賞之用不在數焉其費可謂大矣人惟知百執事之駿奔兵民之効力其勤勞之至四年於兹城築大事也不可以不書爰命備述其事勒之碑陰云

粵西文載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粤西文載卷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貢生臣王　宫

粵西文載卷二十三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記

城郭公署

河池州千戸所記

明 唐耕

皇明統一寰宇天地清寧薄海内外罔不臣服惟兹慶遠實古宜州為廣右西南徼昔稱荒服密邇谿峒其屬邑河池山川巖嶮林木深阻民夷雜居在昔號為難治

自歸職方民始向化國朝綏懷遠人爰設守禦千戸所以鎮其地凡民干有司而罹於法者貰其罪俾戍守之由是民夷奠安老倪嬉嬉各安耕鑿以樂太平然五嶺之南風氣與中土殊歴歲之閒疫癘時作率以為常人多物故而河池所治尤甚是以常歲閲練補卒蒐乘僅存十二永樂改元朝廷大新政教念天下之廣生齒之繁慮民物或有未遂安堵特命内臣偕近臣奉勑廵撫寓縣凡軍民利病悉聽以聞於是廣之河池所治風土

磽薄間歲多疫人不寧處慶遠封內有曰德勝者距河池數里許其地水甘土厚草木豐暢民居乂安視河池舊址為佳勝廼詔遷守禦千戶所於兹焉於是相度基址揣視厚薄畚築板幹屬至雲集量工涓日不愆於素城完自始作至訖工民不知勞誠盛事也宜書石以垂示將來夫慶遠實廣西遐徼去京師極遠民之休戚若未達天聽也蕞爾之邑宜不上煩宸慮也欽惟聖天子在上明見萬里無間遠邇一視同仁凡邊遠鎮戍必擇

樂土以求安之其深仁厚澤廣被遐陬至博矣哉後之莅官兹土興兵牧民者當上體朝廷愛民之心克忠克勤以圖補報惟公惟庶力行善政以恤軍民是所望於將來也

重修按察司公署記　陳輝

皇明混一海宇既立藩閫以統領制馭矣尤必設風紀之司以綱維之所以崇治本潔政源也去其嶺南道肅改舊額為廣西按察司又所以除舊更新作興而振起

之也司在城西北實寶積山之陽以舊桂林驛之地為之其經營創始之由莫得而詳是司前為堂三間中高二十尺中廣一十六尺旁各十二尺深比廣倍之名曰風紀左右翼以兩署為賓幕治事之所廣狹比堂半之堂之後又有鑑衡堂與前堂之外東西兩廊相向各十五楹為司房歷歲久梁棟斯蝕每一序坐毀瓦敗土交於前歷春夏時淫雨經旬几案如洗莫能判署兼且狹隘蔽塞而無以舒發精神官於是者往往因循不以時

葺誠可慨歎正統己未冬憲使金華章公聰以名進士由內臺侍御出掌憲紀下車期年而憲度張威政洽乃相謂曰夫設官分職必有治所以為民則今廢壞若是將何以聳民瞻仰一視聽哉我儀圖之乃涓己俸乃發公帑凡百經營之費日積月累罔不先備辛酉之歲嘉平月朔公喜與寅僚曰事可興矣欲新斯宇當治其後於是撤鑑衡而立之廣與旁比前各增尺者四中高增尺者九堂後又營明遠一亭踰月告成高明爽塏視昔

有加名曰中立公復曰此可暫署公事不如是則未可圖也於是復積如初迨至癸亥秋八月復撤前堂而新之廣狹髙深俱與後稱幕僚每署比舊加尋兩廊司房各退十武而立官第堂垂吏廨櫛比架閣有藏犴獄有備中道傍徑井焉界辨宏敞壯麗丹碧照耀煥然一新誠百司之儀表一道之偉觀然其所以不煩而甚易經始而勿亟者蓋費出於公役出於傭而民不知勞故也相其事者憲副會稽胡公智僉憲四明黄公潤王東魯

隆公英武清實公和董其役者經歷陳寔知事陳善從照磨浦淵訖工於是年之十二月落成之日黄公颺言曰古之營建修復皆有文以紀歲月矧治前人之所未治憲使公之用心其可後乎宜為記輝也忝備憲員固不以蕪陋辭竊惟士之任也皇皇焉於所當務者日計不暇矧望於修建之事分其心哉今憲使公進而席思善其政退而食思服其事其用心固有大過人者觀一事則遠且大者從可知焉幸因其盛用敢記其顛末如

此云後成化己巳重修公署孔鏞有記不録

重建慶遠衛城樓闗堡記　章綸

慶遠府古宜州在廣西極邊為蠻賊淵藪前代築城有千戶所守禦在我太祖高皇帝有天下以來洪武二十九年始設慶遠衛以舊基狹隘不足處民衆又徙城東空地增廣之城上止築雉堞南方多霪霖積潦歲久寖至頽圮前數十年間守郡者漫不加意永樂甲申慶遠指揮使彭舉始建置城樓沿城作串樓誅茅覆之僅足

蔽風雨然隨修隨壞非經久遠後間有能葺補之者亦不過循舊塞責耳非所以威遠人壯觀瞻保民命也天順壬午監察御史天台周君一清以簡命奪情來守是邦下車之初天旱而民饑羣盜四發百姓皇皇如自膏火中出襁負來歸君首發倉賑之民食始足爰募壯士立民欵協官軍撫捕之賊亦漸却時中外大臣之出鎮廣西者聞賢勞之譽乃檄君兼掌慶遠衛兵事凡軍中機宜君得可否之由是君於子民平賊之暇顧茲城六

門惟鎮寧門樓一新搆他如武定拱宸泰和永安安遠五門其樓皆已傾廢及關堡亦無警備非保治良圖也謀之指揮使苗實僉事郭振宗輩皆作而賀曰願侯亟圖之宜人之幸也君遂與苗郭協心悉力召工度材百藝咸集各門城樓與沿城串樓皆易材一新之覆以陶瓦翼三簷為城樓飛甍畫棟作郡偉觀串樓高廣踰舊下可容列騎為間一千有竒為費幾千百緡迤永安樓而東環廂民之居鑿石築圓城圍繞之為東關題名曰

迎恩而武定鎮寧二樓之南定遠樓之西又各為關三關之外皆深溝廣壕以塹之惟北樓則限於江而不設關焉各關樓垣其規制固皆翼然整飭而東關尤為宏壯華美者蓋以地平坦受敵而恩來自天與夫敎閲士馬達官貴人使客商賈往返旁午皆於是焉出入故也去城近而二三遠至十餘舍如大曹古邑坪勞馬駟鵨嵓鎮東大灣金城鬼嵓都銘洪沙大山凡一十二處密近蠻峝或為賊出要衝則各立關堡其崇垣深溝一如

城闕令居民士相兼戍守之以通往來護耕作費皆出於君之設法措置毫髮歛不及民故民不知勞焉自經始至休工凡七易寒暑噫君為民之切立法之詳如此由是民心德君之深遠近歸附賊始歛迹尋亦向化出降境內恬然成化紀元冬王師討峽賊而提督軍務都御史姑蘇韓公雍亦知君之名驛召至帳下問計甚悉之未幾大功報捷即以君之勲能聞於朝陞正三品賜以綵幣仍舊掌慶遠兵民事君益竭忠乃事軍民思君

休養生息之恩恐其久而或泯乃介户部員外郎羅縉請余言以傳不朽於戲先民嘗言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内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多盜千里之内能保黎庶攘患難在刺史爾刺史若無文武材畧若不明惠正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予嘗聞其説未見其人今觀周君之治慶遠則然夫今之守郡古之刺史也君以名進士為御史為郡守文獻武畧廉節惠政炳炳在人耳目所謂文武材畧明惠正直皆君所素有而固

城池保黎庶攘患難則君之餘事也如君之德之材之量使之居密近地藩屏四方為國干城寄天下之安危庶幾盡君之材也修一城立一堡何足以槩君之能哉姑用書之以慰宜山之人異時甘棠之思且以伺史氏採之以作循良傳焉前正統五年重建鼓樓正廳廨宇知府楊禧有記不録

開設總督府記　韓雍

兩廣百粤地自秦置郡縣以来蠻夷叛亂代不能無置將分閫不常所治而總府之名未有本朝洪武初太祖

高皇帝疆理天下設官分職兩廣分置都布按三司統治之永樂中廣西置鎮守内臣總兵武臣景泰天順間廣東置如廣西然各守一方不相統制而兩廣總府之名未有自是以後軍務兼用文臣或總督或提督贊理或兼巡撫或不兼或又專巡撫不加督理而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之名亦不多有成化改元初聖天子軫念兩廣生民久罹賊害累征未能平乃命將出師以太監陳公瑄監督軍務雍贊理來問叛夷之罪師至廣前

巡撫皆改任去雍遂兼焉明年賊平班師詔留太監陳公鎮守廣東以雍提督兩廣軍務仍兼巡撫久之雍以地廣不克獨遍歷上章得請兩廣各添置都御史巡撫雍專提督五年春雍以憂制歸是冬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龔晟廣東按察司僉事陶魯林錦交章言於朝以為兩廣事不協一殘賊日熾須復得大臣提督兼巡撫斯濟上嘉其言下廷臣議兵部尚書白公宗玉集議規畫舉雍對上可之以太監陳公總鎮兩廣起復雍進令官

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雍固辭弗獲始就任未幾復以平江伯陳公鋭掛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兩廣同開總府於梧便宜行事兩廣副將以下俱聽節制前廣西鎮守太監兩廣總兵巡撫皆裁去又以少監黃公沁暨署都督僉事夏正充副總兵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馮昇充游擊將軍都指揮楊廣夏鑑張壽充參將分守諸路而地方大計則悉取決於總府皆宸斷也維梧州介乎兩廣之中水陸相通道里適均羣山環拱三江滙

流嶺南形勝無可比擬總府之基其山自桂嶺而來至梧城中盡而復起巍然突出狀如磐石登臨遠眺一目千里閟晦千萬年而一旦顯於今日豈非天造地設有所待而然與洪惟我國家列聖相承一以道德仁義為治今天子纘承丕緒益邁前烈數載之間四征不庭罔不賓服大顯神謨命官開府於茲合天心光祖德超越秦漢以下因循苟簡之陋而成萬世之良圖自茲以往出令一而保境同以我堂堂仁義之師坐鎮於中四顧

蠻夷殘孽向背而撫治之彼將日益循化理變惡習相安耕鑿以齊吾民而凡覆載之間有生之衆聲教所及將益無遠弗歸唐虞三代雍熙泰和之治不於斯見乎雖然聖天子寵畀臣下而付託至重其責望固在於此臣子感激圖報稱當何如哉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孔子曰節用而愛人雍輩皆當勉焉府之正堂五楹題曰總制百粤之堂後作亭曰同心門三楹左右廂房各五楹經始於六年四月二十六

日落成於七年五月十八日既成太監總兵徵予記太監字德新鎮靜有謀屢立戰功總兵字志堅韜略家傳卓有將才皆重一時而雍得預其間始開府抑何幸與謹記府内太監建靜菴雍又有記不錄

重修梧州府城記　方瓝

廣東西二江之外重山疊谷皆蠻寙也梧城扼其衝寇不得於此不敢横潰四出癸卯己未之禍此城先陷而後南東西千里之地民畜幾空寇之設計亦巧矣先示

必攻之勢又佯為不克以歸吾以飛樓四望寂無所見
慰藉醉飽酣寐達旦彼乃梯東北以入蓋城東北據山
為髙外且不濠超越登之無難則增之以益髙鑿之而
成深豈小小之係哉成化乙酉秋都御史韓公督兵南
征十五戰皆大勝之而後直攻蠻之大巢窟所謂斷藤
峽者旬日而平既而班師振旅詔廵撫兩廣公乃勞來
蘇息勸勸農桑興起學校養老興賢百姓安居牛羊布
野而後下令凡州府縣之未城者必以時築壞必治卑

必增必設串樓覆之凡夜之可舍風雪可行也必於睥睨間設門開閉開可以射閉可以守也必於城外設柵柵內開濠濠之內樹鐵蒺藜跳不能越步不能來也踰年梧州增城浚濠以鐵力為根一萬三千有竒柵其外又作五門甕城作串樓角樓五百六十餘間於城上役方竟公以外艱歸聖天子亟進公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而前後增城至一丈深其濠至三丈引泉周流不可涉而復繚以重垣其險固莫加矣

察院記　　胡拱宸

察院在桂林府儒學之東自來廵撫都御史寓焉而廵按監察御史則寓諸桂林道領是道者又寓諸别署天順七年新城袁公純得副總兵舊廨於寧遠門右葺而居之地逼西江旱甚亦潤環步直百餘耳及肩牆外周亟壓肆東南隅城闉在焉室如葢敧路如磬折南其門而東其廳是非臺憲所宜居也侍御方公佑至當聖天子改元之年既還貢院欲及於兹會從征荔江藤峽之

賊不果越四年今淮安蘇公慶以凝重之德通敏之才下車無何兼視四境禾麥倍收警諜希聞乃相所宜居莫如軍需庫之故址遂遷焉公之意蓋以御史朝廷耳目也必所造者高明斯不淪於卑污必所處者深遠斯不局於淺近必所務者簡靜斯不雜於喧囂必所履者正直斯不惑於邪曲以視則明以聽則聰而於是官庶乎其舉矣此固係於其人之身而居何與焉雖然凡人之身失所居則失所養失所養則元氣不充百體不仁

匪直耳無聞目無見而已况是官耶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為是故也豈觀美燕樂之圖哉所以挽卑汚而極乎高明也所以去淺近而入乎深遠也所以離喧嚻而安乎簡靜也所以遠邪曲而遵乎正直也養吾人之氣體在是廣朝廷之聰明在是所係不亦大乎拱宸閘而偉之又為之記曰察院在今學之西北背癸面丁所以丈計南北二十有七東西南北之一屋以間計大小四十材因舊葺不堪者易之力自公使專攻者

贍之錢以貲計八十米以石計六十經始於成化五年十有二月二日明年二月十日落成贊其成者左布政錢君奐按察使袁君凱左參政袁君愷右參政周君鐸副使周君璹吳君綽右參駕馮君思維僉事黃君暉何君漢宗葉君琪都指揮使邢君斌都指揮僉事李君敬董其事者通判沈綱鎮撫呂翱照磨丈魁縣丞蒲壁百戶翟賢許禮云

開廣上林縣城垣記　　彭景忠

上林為古澄州隷鬱林郡至宋始改為邑繫於賔而統於柳城郛悉未有也國初洪武間惟土其垣立屯田所幾一禩為賊所破後討平之復為邑景泰間因邑民之請雖命築城議以軍守然周圍惟三百餘丈僅容縣治儒學軍堡居民不滿十室年來盜賊警發或爭附城郭隘莫能容成化壬辰歲於是白諸總鎮太監陳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總督侯陳公乃令有司各積石以待命岑公瑛來築是邑公乃審度其地勢順其民情内築

以城外環以池肇工於壬辰春三月望吉落成於六月十七日民之趨事赴工咸若子來工訖又爭往伐石紀歲月非刑驅勢迫之也於是參將張公籌左叅政袁公愷僉事何公漢宗皆謂余宜為記夫國以民為本城以固為安城安則民安民安則國無不治洪惟我朝承平既久聲教四訖民已安矣而九重之心安不忘危獨惓惓於民之痒痾疾病未易知也兵之悍勇驕怯未易齊也夷情之反覆變詐未易化也方伯連帥旬宣按察之

未至捍禦征守之不經撫綏懷來之失度故特命近侍勲爵大臣以統理之所以大臣始終一心慎重厥職靡不以固國安民為務岑公令克勤斯邑高壘深池因妥吾民於袵席之上不惟能以朝廷為心而又能以大臣之心為心矣為人臣者何以加於此哉

桂林分廵道記

吴　玊

皇明御極稽古建官内設都察院及十三道所以掌天下之刑獄糾察百司激揚庶職謂之内臺都憲出鎮則

稱廵撫御史出治則稱廵按各有行臺察院居之外設提刑按察司司置四道所以掌一省之刑獄糾察激揚所部之百司庶職謂之外臺憲使居之總司握三品篆統理庶獄憲副僉各綰道章方分歲代所在有分司居焉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朝廷倚之而尊嚴官司由之而振肅黎庶賴之而康乂其職不亦重乎廣西舊有分司僻近南城歲久傾圮布政司庫地一所去按察司僅百武前憲長江公元勳舉而易之兩司俱便本司所易庫

地亢爽面陽方擬創建分司維時邊境欠寧遂寢其事因循幾二十載於兹矣成化癸卯姑蘇林公銜天子命自御史臺出憲副政適值憲長孔公詔文有朝覲之行代總司事未幾嘆曰凡按察司俱有分司此獨未備實為缺典政暇往視故地病其前狹後敞有碍經營乃厚值市民居廣三十六尺深倍之通併前基均齊方正於是卜云協吉民罔閒知料措於官工集於募又謀於分道憲副謝公時棨僉憲蕭公承表以助不及前建正堂

後竪燕寢各五楹髙廣若干尺左右翼以廂房亦各五間儀門前門各三間庖井垣墉以次落成棟宇崢嶸丹雘輝映創始於成化甲辰春正月畢工於次年冬十月謂予忝職教事宜有言以記顛末予惟分司之作非是壯麗以聳民之觀瞻正欲繩糾吏治採訪民風撫訓善良千里無駭車之馬芟除强暴三江絶漏網之魚必如古人之訊獄至部平民洗冤先聲入境奸吏解印庶乎起居是堂俯仰無愧不然悤甘棠之陰亦可以聽訟何

必厦屋渠渠也褰輶車之帷亦可以問俗奚必公府潭潭也至若分司之成又貴同事者相與守之但官無寧居人各異尚敏於幹辦者席不暇煖突不暇黔或假手以理他務安於恬靜者視官傳舍倒置而弗治當如古人之必葺牆屋去如始至繕治廨舍克著能聲庶乎爰居爰處愈久愈新不然衛公子荊云雖完美誰為禁毀瓦畫墁之手杜子美云雖見突兀人將興頽牆敗屋之嗟公名符字朝信持身清謹涖職賢勞振肅紀綱修舉

廢墜此特美政之一端也他美尚富吁居此者期盡當然之職繼此者無隳已然之功是則竪碑刻詞之深意也予喜公卓有成績故首述兩臺並峙之重而交致望於後之君子云

重修桂林府治記

伍　芳

桂林為廣西會省當三司之衝南江十一郡之冠羣山拱抱江流環繞㟁嶺南第一勝處自秦置郡以來公署在獨秀山下漢晉隋唐迄宋元雖郡名更新不常而故

址猶存迨我皇明以府治改為靖江府洪武十四年去靜江路而以桂林名郡遷府治於布政司西街譙樓之北宋刺史程公植八桂於舊府而所設八桂堂亦廢惟李彦弼記存舊志尚可考也新建府基雜市軍民之地未免低窪狹隘殊為非稱宣德初再為脩建逮今五十餘年歲久不治腐者欲折敧者欲仆前守因循習故莫之能振成化十八年劉公次偉始營修之前後堂僅立未克就緒而致仕去又二年鄱陽羅公用誠奉聖天子

簡命來守桂林視篆以來廉能公正節浮汰冗得古良二千石之風惟公署傾圮非所以威遠人竦瞻視也公欲修之度其工費不貲於是白之廵撫都憲宋公得本府所積帑錢二百貫乃擇日鳩工集材易腐為新撤朽為堅前後堂儀門及甬道基俱增土築高三尺其經歷司照磨所亦為新之視其舊址各高二尺而六房視二廳事稍殺一尺焉東西翼兩堦之旁更植桂十株而扁其後堂為八桂葢以應前代所名八桂也經始於成化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落成於明年夏五月費出於官工出於傭故為是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費與勞也一日太守偕僚佐過予屬文記之予以不文辭不獲因而告之曰守令以六事為職盡六事之外而致力於所先務則又守令之能事也故古之聞鐘鼓分明者則知守令得人而况公署尤發號施令之所乎苟於政事之所甘於卑隘而不知治則不必求其政事之能與否而其人之賢與不肖亦從可知矣羅公心無私累處官事

如其家事故在官未盈一考而百責攸舉人不知勞非官令之得人能是乎是役也贊之者同知西蜀何公堯通判岳州楊公綱推官增城單公渭云前宣德六年建府治後堂歐克常有記不錄

永安州治記

商輅

永安古蒙州地也蒙州舊治去立山縣西南五十步其地有蒙山蒙江州之得名以此年代久遠興廢莫詳考之地志唐武德間始有立山縣隸樂州樂州即今平樂

府則蒙州在唐時已廢或併為立山縣未可知至國朝洪武乙丑邑民陷於草寇戶損過半知縣李昻奏革縣治為古眉廵司隷平樂縣立山之廢又經百年各處猺獞樂其土地閒曠自相屯聚竊弄刀兵肆行刼掠居民遠遠官府失所倚仗反流移他境守土之臣間提兵深入殺戮未幾而兇獷愈熾卒未有思所以建置安輯之者成化丙申朝廷特命廵撫甘肅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廵撫下車之初邊務方殷而平樂府江

之警尤急乃悉發桂林之官軍順流而下會命總府諸
軍援以方略分閫尅期進次荔浦破賊險隘賊畏威斂
蹤尋遂班師因謀諸總鎮同事者曰自古為治貴威愛
兼行勸懲並舉彼猺獞亦人耳貪生惡死未必不同此
心矧今聖天子明德慎罰璽書屢下未嘗不以撫綏為
言吾儕受此重寄曾不此是議而惟終歳勤兵以事征
討無乃非朝廷意乎衆皆曰然於是推誠備榜諭以兩
廣先此致寇之由與今所以弭盗之方慎簡司府賢而

有為人所信服者遍行招徠期在同心同德感格克頑復為良善未旬月間梧州平樂等處撫安編籍各有成效立山猺老李恭詿聞風知感首遣子扶寶等率衆詣軍門納欵為編氓乞復州縣永為保障都憲具招撫之由以聞上深嘉歎顧謂侍臣曰都御史言是四方萬里之民皆朕赤子與其征勦以為功孰若懷柔以為德即日降勅奬諭許便宜從事都憲憫立山之民首先悔悟兼以其地深廣西阻大山實廣右之腹心猺獞之窟穴

復立州縣以統攝之斯經久計也遂偕總鎮太監顧恒總兵平鄉伯陳政副總兵都督僉事白玉廵按御史劉喬暨三司議委副使范鏞叅議謝綬都指揮王輔躬詣立山以建州之意驗厥人情土俗咸報曰宜遂舉桂林府推官閔魯為知州土民李扶實為吏目合詞上請優詔許可名其州曰永安於是范鏞謝綬王輔率郡衛執事同知周尚文羅表指揮韓鐸王勛等即其地披荊棘除草萊築城鑿池周八百九十步敞其門三包以磚石

中建州衙正衙之旁為幕署為庫藏前為六房為重門次儒學有明倫堂有大成殿有齋有廡又次城隍廟廟之後為倉廒左分司右軍堡以至城垣街巷井井有叙分工興作庶民子來於時鎮守少監王舉廵按御史謝顯周蕃繼至右布政使沈敬適來暨按察使張鼐右条政衷愷等遂相與董其成焉始事於成化丁酉夏五月至明年四月訖工鏞等復以各民丁糧通第高下編為里甲以次應役又擇其俊秀子弟入學延師訓迪文教

聿興人心知勸落成之日衆口嘖嘖稱歎謂百年梗化之夷弗事干戈一旦入於版圖轉殊音變異服奔走承順與齊民等於此知聖明之恩都憲之功大矣偉矣不有記載曷示後來於是沈敬范鏞謝綬暨僉事吴玉等具建置顛末走書求記昔有虞之時徂征有苗三旬而猶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至誠感神矧兹有苗禹遂振旅而還厥後苗民卒來格於帝舜文德誕敷之日我皇上繼天保民專務德化而於統御遠夷

率先撫後捕是即帝王遺意也都憲仰體聖心首建大策弛兵威而布誠信安反側而奠邊陲將見遠邇嚮風爭先歸順兩廣軍民自是可以安枕矣若都憲者庶幾無負付託之重者哉而其建州設學編户定籍籌畫綜理之勞范謝諸賢實任之是皆可書者也予故為之記以復以為來者之勸云陳憲章又有記不録

河池州治記　馮俊

河池縣本唐羈縻智州地宋始置縣隸宜州以富力縣

省入大觀初即縣治庭州改縣曰懷德尋廢州復改河池縣仍隸宜州元因之國朝又省三旺州入焉改宜州為慶遠府民風獷戾叛服不常凡吏於此者以地險民惡事憚難為往往先懷去志故廨宇之設苟簡僻陋且屢經遷徙靡有定處洪武四年知縣賈爟於懷德縣創建永樂八年知縣鍾道生遷於村林天順六年知縣羅珍又遷於屏風山皆如村落然僅避亂而已殊非縣治規模百餘年來雖沐列聖重熙累洽之化民猶未若攻

刼鬬暴時或有之成化十一年夏太守豐城孫公下車之始詢知其故亟與守備連帥諸公謀欲以縣治復遷於要害地為經久控治之所使長民者共體皇上德意用施政教以丕變其風未果成化十三年冬廣東歸善陳侯琳來知縣事詣府受約束公知侯有為即以其志語之侯唯唯而去及視篆首訪前人積習獘政與凡可以利民者悉罷行之由是民知侯可倚皆翕然服從侯亦知民可使益既厥心因舉公之志與典史湘南郭君

遜議合偕往相度州舊址堪為縣治即日遷於彼以次
第建為廨宇而一新之乃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就工
役伐木陶瓦恢拓舊制載經載理公亦因公暇偕連帥
公臨縣大為規畫就中是勸是勞故吏忘其私工忘其
勤不期年而成凡為正廳幕廳六房庫房儀門譙樓及
居室總若干楹其藩臬分司公館社學亦各擇向背所
宜建而新之堂室門牖舉以法皆宏敞爽塏究然一中
州縣治社學則羣子弟之俊秀者延師教之而躬臨勸

勵侯間來謁請記予惟守令皆親民職而令尤親民之安否係焉天下之治起於郡縣而郡縣所以治本乎民生安民生所以安必郡得賢守縣得賢令體統相承共施政教而後實效可臻此朝廷於守令之選必嚴必慎而不輕畀良有以也今河池之民何幸得陳侯之賢而為令陳侯亦何幸得孫公之賢而為守能協心協謀以興復百餘年已廢制度且得連帥公周旋贊襄於其間故事成之速有如此者既控制得所可施善政使民養

其生又有學以施善教使民復其性葢上有以流乎下下有以承乎上一惟以政教為念是皆達大體而知所先務者也其民雖夷然而此心此理未始不同乎人侯能體賢守仁民之心既不以夷待之始小試一二禁令合乎其心輒已服從令於此政教果能誠心行之始終不怠後必感發興起亦不以夷自待而益相率化服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耕田鑿井以享夫仰事俯育之樂無復攻刼鬬暴之態獷戾之風變為禮義純良夫然後民

生舉安於田里而縣無不治矣先儒有言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人亦無不可為之事以今觀之益信故樂為之記

永福縣新城記　　姜洪

桂林古粵徼荒陬秦漢始開拓梁始建州唐武德初又建永福縣屬於桂林縣據鳳凰山麓舊無城郭四周皆深山窮林蔡薄蔽翳嵒石犖确猺獞窟居其中後稍出與民雜居弘治五年壬子桂之屬邑曰古田又為獞賊

所據地近永福常虞賊至民無寧居之心六年癸丑縣之僚吏耆耄請於巡撫督御史閔公珪巡按御史祁公司員欲築城衛民皆曰可經費不及者許取給於司府公帑役夫不及者許取計於靈川義寧興役於是年冬然土薄而礓累築累崩九年丙辰廣州羅子房來知縣事公廉不欺處官如家見城久弗成復請於巡按御史近公天祐張公烜左方伯舒公清右叅政武公清繼發官帑役夫工匠皆以百計用錢僦之伐木墜於江流至

邑門陶土以埴亦在城側力省而功倍至十一年戊午秋告畢城以高計者三尋有咫地以袤計者三里有奇甓以箇計者五百七十有三萬工以日計者二百六十有八萬乃闢四門建樓於上然城中居民不滿百皆茇舍篳户公宇惟一所亦湫隘弗爽塏去縣四十里有驛曰蘭麻實當柳慶邕潯之衝使人行旅告至告去者皆授館望憩於驛近亦因賊出没居民皆遷惟驛歸然獨存公宇皆腐朽毁折門牆亦傾圮至者無所歸十三年

庚申御史袁公佐巡撫至永福欲別建御史行臺及修繕蘭麻驛恐民力殫耗檄府助白金二百兩又見醫學訓科章璟有精力幹濟專命董其役乃於西城擇隙地數畝建察院堂室與序門垣庖湢共若干楹蘭麻使館儲峙亦皆有所繚以周垣啓以二門府帑所出不給予房捐俸資以繼之守備都司麻公林出軍夫以助之不數月二處功皆告成然後永福居者行者皆無恐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則天下郡邑皆設城以居制也昔

楚懼吳侵令尹子囊郤城郢以備之春秋譏其不能脩政以自強而城郢示弱永福自唐宋以來不築城而民亦奠居意者當時節度經畧宣撫之人如裴公行立余公靖張公栻章公伯龍皆有撫馭之才而賊不敢為民害無庸城也我朝惟都御史韓公雍有文武才略成化元年乙酉統領大師一搜原剔藪自桂及潯俘馘略盡二十餘年嶺南肅清自後蠻又生聚日繁勢復猖獗時出抄掠為害乃築城以備之亦子囊城郢計也嗚呼四

方多壘卿大夫之辱敢為後之官斯土而受重寄者告焉

修懷集縣記　李瀚

弘治癸丑秋瀚來掌懷學教觀廟宇傾頹幾成廢址徃縣治觀其廳堂亦與學類吁嗟歎息久之有近郭父老來謁者詢其由父老愀然曰吾邑僻處山峒不經當道其凡百廨宇因循廢壞久矣每來宰邑者生員曰儒學當修彼曰不忍勞吾民也耆民曰城池當修彼亦曰不

忍勞吾民也吏胥曰縣治當修彼又曰不忍勞吾民也寧文敢補漏鹵莽度日惟外假愛民之言内營賄利之私凡所為皆剝膚椎髓民不堪命公私罄然掃地赤車有甚於修廢者也可忍言哉是歲冬順邑匿君來尹兹邑下車之初詢其害之尤者父老舉曰猺獞交横為害奸民顛倒興詞前宰邑者蔽於聽理之私困於撫招之難吾民殆不聊生徯后來穌之望久矣君聞言不遑暇食爰親至其巢穴開誠招諭狐噬狼貪之徒一旦皆懾

然馴服各立牌甲咸安生業如銅鐘如下帥者可萬餘計既又嚴禁奸之條舉勸桑之典不踰旬月政通人和教行訟息乃曰學校風化之源城池捍禦之具其廢圮可坐視耶且材料土產工力借民非有傷而害之也由是大興修舉百廢咸成廟宇尊嚴金湯足恃又以縣治為一邑之觀可忍視其圮哉故隘者闢之圮者修之如鼓樓如倉廒如申明之亭如吏胥之舍皆重建之治之後圃地勢低污風氣不完又高其基架層樓其上名曰

貸雲用以鎮接山勢凡百廨舍或建或修罔有不稱惠不見費勞不見怨吏畏其明民懷其德視曩之所不忍勞民而反致雞犬不寧民失其業者大不侔矣君名昌字世昌順德人起家鄉貢進士

重修賓州治記　　黎　暹

善為政者必有以寧其居常若有弗忍舍者愛其民者也居而飭之必完而固將以貽後之人俾得嗣其政愛其民之深者也賓州界邕横潯貴田思之間夷獞雜居

難化而易叛西廣歲恒用兵取道於此駐師於此文武方面備兵分閫於此自是地益重政益煩供億益苦仕其地者未至而疑懼既至而思去不然則亦汲汲然營其私計苟遂則委而行故視廨宇若傳舍頹折傾壞委之不遑其於州民之情曾稍相維係哉弘治辛酉歲象州同知新會陳君經綸攝州事得贓罰銀若干申請興修未遂而去適順德梁君克龍自平樂令擢知是州制動以靜御煩以簡濕犀燃而庖牛解州以無事乃分命

市木石水浮陸運不約而集而鋸者斧者削者鑿者塗堅者黝堊者嚮應就事工有直故精役有傭故勤吏有令故不欺自壬戌秋八月肇工至冬十二月正堂儀門咸以完報又闢地增建後堂穿堂而大門麗譙皆以次落成鳥革翬飛山聳林立州人驚駭以為天墜而地出乎何昔廢之久而今成之速也耆民謝讚譚貴不遠數千里走書徵余記予於是可以考君之政矣聞棟宇之輪奐知其民俗之必新也聞門闥之宏豁知民隱之必

達也聞其基剷高而益下知其必鋤富而塡貧也聞其材舍曲而用直知其必任正而去邪也夫甘棠一常木耳召伯一憩之而善政出焉遂至今咏歌之不忘矧是州堂宇君自作之又久居之而善政之行不倦焉異時遺愛在人可勝言哉此固君之志州人之望亦予之所願也是為記

重修臨桂縣治記

包 裕

邑治在郡城南本漢始安縣屬零陵吳分置始安郡唐

析置福祿縣貞觀初因附郭桂州總管府故更名臨桂宋以慕化縣省入國朝因之編戸一百二十有九里民訟簡直習俗醇古其山拔水清士多秀美如經術登科膴仕代不乏人氣候與江浙類衣冠與中州同蔚然為省會一望邑也縣之廳堂廨宇歷代廢修不一圖志無傳莫知所自天順丁丑知縣南海吴侯讓以進士宰是邑具見傾圮因陋就簡重加修繕迄今又五十餘年矣正德己巳四月正廳年深時因風雨倒廢聽政者不免

露居甚可慨也夫正德辛未三月縣丞曾侯視篆顧瞻者久之嘆曰地方百里政令所出教化所關廢敝既爾將何以肅人心而聳士庶之觀瞻乃請於巡撫藩臬諸上司以興廢舉墜為己任鳩工庀材塹築林峙畚鍤雲興首起正堂三間上搆捲蓬以為聽政之處後堂三間中搆過道以為燕息之所前築月臺中砌甬路樹戒石亭以昭鑒戒立日晷圖以定時刻鼎建儀門五間大門六間與知縣正衙前後廳廂敧者植之窪者高之朽者

易之悉加修葺開廣縣前街道門楣改觀左建旌善亭甄別淑慝右建申明亭祗若舊制臨街坊牌一座名曰桂郡首邑左立民安右立物阜二坊寛廣以間步計高深以丈尺計楹棟以架數計各若干材木堅良瓦墁縝具規制宏遠深邃翬翼藻繪視前而有增也經始於是年六月初六日落成於翌年壬申三月二十一日事竣邑之士夫縣丞王綱舉人祝澍生員白讚輩過徵予記將勒諸貞珉用昭永久竊聞柳宗元有言賢者必興愚

者之廢廢而復之必由乎賢用以利乎人也今縣治廢弊滋久侯能作而復之規畫有方制用有策不支公帑不費民貲閒有不敷又捐己俸以助益之吁其亦賢矣哉矧又得主簿泰和楊侯喆典史鍾侯富相與協心贊襄以成厥美所以事易集而功易成也歟書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後之君子能體侯之心而繼脩之俾勿壞則幸矣侯名順字安敬性孝友先賢鄺國公後吉之萬安人治邑庶明愷悌多善政此其一也

府江三城記　　蔣晃

灕水自興安海陽山分流而南經桂及昭會癸水荔水及他諸小水趨梧州曰府江梧有總府而桂則廣西三司之治所在焉自桂之梧未有不經府江者其江之流洄洑湍激亂石横波兩岸之山皆壁立如削而林箐幽阻為猺人所居據險伺隙以事剽刼官府商船往來為所患苦葢非一日其間最為要害之地曰廣運曰足灘曰昭平上下百餘里自昔立為三堡戍以兩廣之兵合

千餘人然守無城垣居無屋宇披草茅樹竹木以為營名雖曰營而實上漏旁穿坐卧無所一遇炎風寒雨軍士不免仍棲息舟中嵐瘴鬱蒸病死相枕其幸存者精鋭之氣銷耗且晝旦夕惴惴焉恐寇盜掩擊之不暇其孰能揚臂鼓勇以當賊鋒哉先是兵備副使餘干張君吉議城三堡白其事於前總督右都御史華容劉公方始事於廣運僅完外城而張君擢憲使去未幾莆田鄭君岳以按察副使繼為兵備念前功未究思緒而成之

正德二年丁卯令南京户部尚書應城陳公適以左都御史來總督軍務君具以其事白之公慨然報可尋有柳慶之師公由梧至昭泝府江而上歷覩前所云要害處指授方略令亟為之君乃以其年冬城足灘廣袤百餘丈高二尋為門三為樓五為屋於城中者五十楹以處將吏士兵明年戊辰冬城廣運繼城昭平廣運則因其舊而加甃砌焉為門一為樓二為鋪四為屋如足灘之數昭平西岸有廢城一區成化中總督桂陽朱公所

築後陷於寇榛莽叢生狐兎所嘷豺狼所宅將營新城其父老進而言曰城之規制請廣之使兵與民並處而移廢城舊甓以助費君乃度東岸亢爽之處為城一百八十餘丈為門二為樓八為屋七十楹移驛舍廵司於城内虛其地三之二以為民居而於三城之外皆環以壕塹其深與廣俱十餘尺竪旗標於方隅嚴鉦鼓於旦暮凡攻守之具無一而不給焉總其費甎以萬計者一百七十有竒瓦半之木與石視甎稇十之九用銀以兩

計一千五百有奇然皆出於公帑未嘗濫徵一錢其力則取於輪戍之兵及所居之民未嘗他役一夫規畫考校極其纖悉無欺蔽浮冗之費既落成形勢壯偉規制完整屹為一方巨鎮君以書來屬予記其事竊嘗慨夫府江之寇巢穴深阻出沒無時臨以大兵則禽奔而獸逸殄滅未盡遺種復熾肆常時防禦不能一日去兵而所以為守之之具者尤不可以無備顧茲三堡因陋就簡於數百年之間一旦舉而城之其為一方永久之利

未可以一二計也使非陳公好謀能斷長顧却慮知人善任不為疑阻則鄭君雖負籌邊長算安能展布四體無少顧忌共成保障之功哉陳公名金字汝礪有文武長材豁達閎爽經略疆圉惟日不足其勲庸政績遺於兩廣者甚多此特其一事耳鄭君字汝華文名政譽著聞於時其兵備府江也凡可以捍夷寇而衛生靈莫不盡心力為之事得韋聯書予諾之未遑執筆已而鄭君亦擢憲使以去余同年友平樂知府安仁官侯昶累書

來速記且亟稱公及君保障之功赫赫在一方不可以無述遂叙次其始末以告後之人公既膺召赴留都君亦不日推擇入朝他時合并班行尚以其所以慮一方者為天下慮予庶幾獲見之於未甚衰老之日哉

廣西貢院修拓記

仰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統馭萬方之初即詔天下設科取士所在藩服建貢院以為試士之所廣西去京師雖遠貢院在洪武初已因唐宋之舊而修治之唐

宋禮部及諸州貢院其建置皆在中葉以後唐禮部貢院蓋尚書省前一坊别有一院四方貢舉畢會於此遂因以試士自開元中始宋之貢院廢置不常自崇寧至政和間中州外郡始咸有之未有開創之初即能敦崇化原留意斯事如我皇明者聖聖相承法制益備而人才遂至於不可勝用於戲盛哉廣西貢院自國初至今百五十餘年凡三遷其在城西捲仙門者唐宋來已然洪武初始遷武勝門馬王閣南天順間又遷於新西門

內臨桂縣治西北則今地是也雖規制視前二處不同
而終以卑湫隘陋為病監察御史謝公汝儀按治之明
年是為嘉靖乙酉適當開科取士之歲周覽徘徊慨然
咨嗟力圖恢拓左布政使彭公夔欣然任其事與右布
政使傅公習左參政胡公忠右參政胡公堯元黃公芳
按察使余公祐副使楊公必進廖公紀僉事楊公鳳張
公邦信唐公冑申公惠議皆克合爰市民居暨宗室園
圃約袤二千餘尋廣視袤增三之一監臨有堂考校有

室雖間仍其舊而輪奐堅美與創始同自堂至庭自庭至門自門至於通衢黝堊陶甓次第一新庭中有樓扁以明遠而門於其南則揭桂香扁焉展試士之舍至千五百間而其旁餘地尚倍於此以待後來試士荐增亦無不可容者徙儀門於舊大街之西門内左右創應奎起鳳二樓外為大門其南正中及街之東西樹綽楔者三中曰天開文運東曰明經取士西曰薦賢為國山峙翬飛見者嘖嘖歎美下至庖厨井湢道路垣墉與夫宿

吏卒之所養生之房經畫布置舉愜衆望吾藩自有貢院以來未有規制宏遠如今日者工既訖功彭公書來屬予記傳公又屢書來促予聞古者射宫澤宫皆用以擇士禮不云乎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宫然未有不先試於澤宫而能與試於射宫者則唐宋以來在外諸州郡與今日各藩服之貢院大抵皆澤宫也澤宫䟽禮者所謂在未詳葢於寛閒之處近水澤為之今兹貢院脫畀隘而就髙明非所謂寛閒之處耶夫

試士之地尚増拓其規模脩飾其室宇必惟脫卑隘就高明是事顧士之於學寧可不知觀感奮發求造高大光明之域以與之稱而可以或苟耶公私義利之閒正士之所宜致慎而不可以苟焉者公而義焉惟道誼是崇惟名節是勵則日進於高明矣私而利焉惟權勢是趨惟貨利是尚則日流於卑汚矣明以別其是非勇以決其取舍在士之自處何如耳吾藩之士由茲科試進對大廷他時列職中外隨所罷使務皆卓然有立以求

仰荅朝廷教育作成之深恩有司風厲登進之盛意然後為無負也謝公持憲嚴明奸墨望風畏避按治未數月深山窮谷蠻煙瘴雨人迹罕到之處無不遍歷所至汲汲以洗冤澤物殄寇安民為務方觸冒炎熇而歸席未暇煖又能成此盛舉祗承德意以隆化本且事與禮合彭公協志并力為是鉅役而勞費不及於民皆不可以不書余公既陞任去而盧公宅仁來為按察使適謝公監臨試事盧公曁彭黃廖三公實同事於院防範之

嚴去取之公謝公蓋不遺餘力而田公亦罔不旣厥心焉是亦不可不書右布政使鄭公錫文副使王公顯髙右參議鄒公輗先後繼至咸欣覩其成也法宜牽聯書遂不辭而為之記

富川縣鍾山鎮城記

徐淮

平樂古昭州今廣右要郡屬邑富川有鎮曰鍾山距郡城東北二百餘里當富賀湖湘諸郡邑之衝居民頗繁故老相傳即今馮乘縣廢址圖志莫攷然山猺峒獞地

殊密邇歲時毒矢長戈剽掠之害相尋近徙邊逢巡司於其地輪士卒以相更守顧衆寡勢懸寇至亦無以抗以故民多擇顛崖險穴以茍棲止弗克奠厥居正德丁卯前兵憲丁公始築土垣以衛民闢二門以通出入民賴安焉但土性易頹歲久傾圮殆盡正德乙亥今兵憲鉛山張公合溪膺簡命來涖於昭公素負經濟而尤殫盡心力凡所以體國經野攘寇輯民之務皆次第舉行丁丑春大征茘浦諸叛夷獻馘後究心於斯民久遠之

略鎮民適有以建城事告者公遂慨然身任之肩輿簡從朝至於鎮達觀於舊日營計徒庸會工費集餱糧疏畫一之規以達於巡撫獲允請始從事遴選屬之文武吏得千户王勲周鎬吏目黄寛而命之曰惟是役事無巨細汝其綜理之因忽進鎮民鍾秉釜盧旻珊周世昌鍾秉玘而諭之曰惟汝為民之良於是役必倡率奔走分理於下罔弗勤於是衆唯命從罔或後公復親為指授城廣二百九十丈高一丈二尺濶如之外用磚内填

以巨石設三門有樓以為捍禦鑿四圍濠溝以備敵衝脩公館立軍堡俱整飭可觀始事於戊寅冬十月落成於己卯四月堅完壯麗見者改觀鎮之民皆懽呼鼓舞曰我民得有今日皆公之賜也其何可忘庠生周真生其地目覩其盛廼需予文勒之貞珉用昭永久予惟設險守固聖王之所不廢故重門擊柝以禦暴客見諸易城郎城鄆城平陽諸役屢書於春秋皆所以衛民攘寇圖危於安意也宋之時种世衡城清澗范文正城大順

民卒賴之今天下自大郡諸藩以及郡邑衛所皆有城郭金湯之固在在巍峩惟鄉鎮或寡然阻於強横坐視塗炭亦仁人所不忍也以公茲役求之古人雖功力有大小時勢有緩急而一念衛民之心固無不同焉者也至其規畫周詳區處有道民不勞而事就緒財不費而工落成且親為經畧不憚勞瘁則又加諸古人一等矣夫觀河洛而思禹功詠甘棠而思召伯鎮之民食公之賜其可忘耶因其請遂書以歸之俾來者有所考云

养利州公堂記

姚鐩

自太平而北為養利州土守也宣德初以僭逆誅朝廷没其官弗用設流官同知判官吏目以理州事者巳五十餘年成化間郡守韓廷彧言其非便於是再為更定去同知與判官弗用設流官知州一與吏目一以理之者又二十餘年然其俗本夷而流官至此者亦復夷之故官與民恒相詬而不能以相適况復有所攺於其俗乎今守羅侯爵既得命來視州事始以慈惠撫民民用

帖柔三年益洽悅乃告其衆曰吾命吏若州固以正若土而儀觀不備豈我國家設州分治意哉吾與若更新之可乎衆皆曰然於是官出其羸民輸其有徵匠僦工乃就其土之高爽者為廳廳後為堂廳左右為庫為室廳之前為樓為門臨莅有所燕休有次儲蓄有藏而晝夜出入有禁凜乎公府之規矣繼又即其便近者為申明亭以飭里閭為社學以教子弟為公館以屬四方之賓客取其幽曠靜潔者為城隍廟為山川社稷州屬三

壇尸而祝之以嚴祠守無城為之垣其四周而復兀垣為門所以備保鄣也城之外有水五悍急不可渡為之杠梁其上而或搆亭以望所以利濟涉也夫以荒墟斷落之蕭條瘴霧江濤之險惡而能月修歲葺悉去其陋一旦使官有寧處神有恒棲居者有固守行者有坦途侯之於是州亦勤且勞哉況其所謂民者復知具巾履以為裝通書寫以為業衣冠文事漸即華風若是者皆侯訓敎所及也侯不謂之賢哉夫昔之潮與柳皆蠻夷

也潮得一韓昌黎變之養士治民具有成法而其俗始篤於文行柳得一柳子厚為之凡城郭巷道皆治而其民亦始以樂生興事然則天下之俗成乎其人亦多矣使先此為守而皆若侯之今日則其效當不止是他州之為守而皆若侯之為心則其可感而化者又豈養利之民為然哉顧乃因循玩愒往往一遇其所難而遂却足自廢其可歎也已侯字德罷江右吉水名家嘗訓於慈有善教慈之人至今愛慕之予亦辱侯之教而愛且

慕尤深焉濶别十餘年偶以宦途相值方幸有會於侯而又喜侯之能於其政也故為書其概以歸之士人俾鐫諸石

梧郡府門驛記

服嶺而南俗尚質朴於其所謂居者樸桷不雕短椽不斵蓬雚為門環堵成室故雖官衙公署亦往往僅具名額蕪敗弗治焉無崇大鉅麗之觀也梧郡舊有府門驛葢亦因其俗而為之者自總督韓公開府於此始斥地

以新其制既足起陋一方矣顧歲久門燬於燎諸存者
亦皆朽腐棟折今總督潘公至梧之四年復與總鎮葦
公總兵毛公謀嗣葺之乃命左參議詹君璽僉事翁君
茂南以董其事仍命知府黃鑑同知黃印通判李綬推
官曾侗以相其役於是垣墉堦闥之制梁棟瓦甓之具
丹堊塗塈之飾皆以次告完衺者正卑者聳隘者闢淺
且陋者渠焉以廣大漫漶而弗飭者煥焉以相輝真有
以廣前規而侈後觀矣工既訖僉事翁君因屬鎮以記

惟驛傳之設所以通使軺之往來故其制常周天下况梧當東南水陸之會而重以三府之臨莅乎廩穀燕勞是誠不得而缺者特我總督潘公方用其文謀武畧統理東西廣其大者則清姦剔穢以約羣吏於法垂膏濡潤以撫摩其人民其又大焉者則宣布國家威德以控引數萬里之羈屬其又大焉者則誅叛討逆捷書歲奏以紓九重南顧之憂惟是瑣瑣若不足以煩公而公復修廢舉墜日無停役凡城堡學校下及倉廩之屬皆一

切綜理之公之身總衆務有如此者况公於公帑之儲素嚴制節拳拳焉足國裕民為務固未始有豪髮假借也至於諸役之興則沛然舉以畀之而無難色此其規為智慮當何如哉葢古者大臣之於職業先於其所謂大未嘗不盡心於其小而財貨之在天下有所入者亦必有所出要亦不可以一律拘也以故諸葛孔明之治蜀曰以輔劉伐曹為計然其遺力之所及則橋梁道路井竈圊溷亦無一而不繕治焉者范文正入登政府一

時所興革大率欲節浮去冗以為當時之利及朝廷罷諸州公用錢則毅然爭之謂不可惜小費而妨大體夫二公相業之盛其赫赫於世者固不專在是而罷局之公平設施之詳密葢固有可徵者矣然則公之於是役也獨非古昔大臣之為心者乎驛左偏有亭翼翼穹碑屹立葢前總督吳公紀韓公之功德也今之搆亭樹碑於右者所以紀公且以明公之與韓為匹也公昔自筮仕逌今凡出入中外垂四十年平生大節清操峻拔其

聲實固已流天下而縉紳士爭嚮慕之若是者不待鎮
言而後知然亦豈鎮之所能盡究也故敬述公之功以
示人其詳則以俟後之特書與大書者謹記

粤西文載卷二十三